

本

中中

細

目

光緒乙酉夏合肥  
張氏味古齋重校  
刊德清俞樾署檢

重訂本草綱目序

古之學者始格物物有形有質有氣味紛然犁然不格無以致吾知也形有特有叢有蔓有歧有苞有莢質有草木金石鳥獸鱗介氣有升降補瀉寒熱味有甘苦辛酸神農品嘗之明哲既以爲本草後賢乃分南北道地原本山川辨其厚薄清濁之異以推致所知蘇恭蘇頌諸賢以逮繆氏汪氏各盡其精神心思益擴所見吾以爲大觀本草之外必推瀕湖爲集大成癘居金陵嘗脩合藥裏贈貧乏及鄉僻乏醫之區

又持方書俵散以盡吾心近以侍養老親益留心方術病坊刻瀕湖本草之因仍訛誤爰重爲鏤板經文集解之舛午者據依古書檢覈善本植物圖大半本之吳君申甫所段植物圖考藥之產於茅蔣者亦採擇仿寫餘悉宗原本而精樸焉經始於癸未八月迄乙酉五月閱二歲糜工數萬乃克蒇事其校理訛誤監督劄劂命兒子席珍士瑜士珩分任之商推方劑區別品彙醫士王君鏡堂之力爲多參以鍾君受白而經紀其事始終不懈者則范君靜存也此外如田

君撰異曹君晴峯熊君仲山翁君鐵梅党君幼雲張君貫之程君達三陳君振遠許君功甫朱君藻臣或參校讐或司綜核或職圖繪謹備書之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此之謂歟雖然因方以檢藥可也謂所載方果足治病不可也夫病有外感六淫內因七情疑似之差毫釐千里既失古人處劑之意又以害民而議古書是在善讀者變化神明庶不失吾重訂之本意也已

光緒十一年六月合肥張紹棠自記於冶山竹居

合刻本草綱目拾遺序

世傳靈樞素問爲黃帝岐伯相與問答之書而神農氏嘗百草別其性味以療民疾苦爲本草經其詳不可得知要之皆有聖人之微言非後世所能僞爲也古之帝王生有神靈之德其治天下之具自政刑禮樂文章制度之外至於民之疾痛疴癢亦必引爲一身體戚而其盡物性以利民生必至此而後備也神農本經所列金石草木之可以爲藥者爲上中下三品三百六十五種至陶隱居增爲別錄亦三百六十

五種唐宋以來代有增益明李氏時珍博綜諸家著  
爲綱目蓋綦備矣而近人錢塘趙氏學敏又爲之拾  
遺以補李氏之所未備然以予所見深山窮谷里嫗  
巷嫂謠俗相傳有極其瑰瑣而甦起沈痼乃與參朮  
同功者然則天之生物以利民用殆非書之所能盡  
也戚友合肥張君又堂旣刻善化鮑氏驗方新編今  
年夏復刻李氏綱目趙氏拾遺二書將訖功屬予序  
發其意又堂始壯歲時提偏師鏖戰海上當其兩陣  
相接殺人如麻未嘗毫髮以動其心及其功成而退

綸巾野服徜徉里閭則若惟恐人之不遂其生者廣  
求活人之書刻而傳之其用心不亦善哉且夫天之  
愛人至矣陰陽寒暑之偏喜怒哀樂之感不能使民  
之無生疾而常恃有物以治之蓋有一疾卽有一藥  
也有一疾卽有一藥則必得是藥乃可瘥是疾也今  
之爲技術者知希重糈而已其於神農黃帝之書未  
必能盡讀也讀之未必能盡通也金石草木之類陳  
於前而莫能舉其名況其味與性乎況其於疾之當  
與否乎則其殺人也與白刃何以異天下之大猶之



一人之身也大變則大材生焉小變則小材生焉其變百出而不窮其材固百用而不竭也草木金石之於治疾未嘗見其有時而不給也治之以其所與私餌之以其所爲熹以巫爲師惟鬼之祈豕苓桔梗紛來乘時而三年之艾或終身無以致之嘻其爲操術也危矣又堂雖不與其事其能無惄然爲之思乎瑞

安孫衣言

張刊本草綱目自序

本草一書撰自軒皇種別三十六分爲三品與內經素問諸書並爲世寶梁陶通明增藥一倍隨品附入唐宋重脩各有增附此歷季之舊本也其編葺爲綱目者自明萬歷初年楚黃李東璧集諸家爲大成一刊於金陵胡氏一刊於豫章藩司白金石草木禽獸蟲魚器物菜果以及人身膚髮垢膩通列一十六部爲綱六十類爲目使溫涼燥溼補瀉宜忌無微不錄誠爲濟世要編較諸爾雅蟲魚之筆稽含草木之狀

功用不啻霄壤惜乎兵燹屢經藩司藏板遂成灰燼  
王弇州所稱如入金谷園種色奪日登龍君宮寶藏  
悉陳對冰壺玉鑑毛髮可指數者竟歸咸陽一炬寧  
無惋悼余奉命撫江見城郭丘墟瘡痍滿目惻然  
念之夫金湯不固失在榮衛元元未起患在腹心闔  
闔未甯病在肢體余甫下車卽築城繕隍建營置衛  
清業還民爲根本重計蓋疆域旣先文獻亦不敢稍  
後故整白鹿祀典而置生徒之贍田閱誌乘簡編而  
理版籍之殘缺求綱目一書僅存其名矣爰稽江右

藩臬二司所藏舊契書百有餘種俱關經世大業今  
盡化爲烏有又時值歲祲湖東西尤切軫念媿乏勾  
漏之砂安能盡人力以補天工卽今庾嶺虔州疫癘  
洊臻余署隣玉隆仙井又安能借旌陽一匕水以蘇  
此一方民乎海內青囊肘後不少概見醫不識方藥  
不諳性任意妄投猶方鑿而圓柄是綱目之鋟梓更  
有不容後于諸經籍者公餘簡原本而特加訂正壽  
之黎棗次第行之使藥石有備而災眚無虞庶幾不  
至緩其所急也夫金匱石室補忘拾遺匪異人任倘

獲以是書進之講筵以備 睿覽使君臣佐使之用  
藉鹽梅之鼎以調五味皆和三法互效養元氣于周  
身付大還于庶眾以充先聖王立言之妙而闡明東  
璧氏一片苦心於天下後世使醫俗者卽以醫國壽  
國者卽以壽民奚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與三百篇  
並傳哉

順治丁酉長至日撫江使者三韓張朝璘題

張刊本草綱目黎序

昔人有言曰宰相耑理陰陽此何謂也此謂人之所  
患乎陰陽者不少矣而宰相之所以上應體元之心  
而下盡調元之術者亦不多矣九洛之事蓋無一非  
王事也乃前而期之至於五行卻而期之至于福極  
惟五行不能皆順而無違故斯人不能皆福而無極  
而一遇疾病天札之數有難盡諉諸自然則吉凶同  
患之者又思所以救之醫是已醫之法昉于黃帝而  
醫之具實詳於神農是總在三皇如春之世伏羲畫

卦以明陰陽之後聖人之制作卽未有或加于本草者可見其周物之智莫精而前民之用莫博焉也自神農本草爲經則李當之陶弘景蘇恭孟詵唐慎微諸家爲傳而最後乃有萬歷年間蘄州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蓋庶幾乎集成焉於是江西刻之而海內傳之且名之江西本草而特貴重之垂五十年矣不意其爲烏有也豈醫藥亦在雜燒哉大中丞溫如張公來撫茲土正當凋殘之餘獨盛起廢之業故以制器尚象而稽之于日用飲食之外則有如大壯之宮

室也豫之重門也渙之舟楫也隨之馬啖之弓夫之  
書契而乾坤之衣裳也莫不取也夫何所取諸取諸  
其無病我人而已矣酉之歲晚天災流行鬼祟越嶺  
循章貢水而下民以大駭公爲之致精誠勤禱祀祈  
免得免矣而又有所進求度公之意豈不曰視由者  
醫之一端而非其全乎從視則以人而接天從醫則  
以人而代天從本草則用人而正所以用天是故十  
三卦之物無得而肖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六十日之  
物舉得而品之此神農氏所以爲尚亦不可謂作綱



目者之非其功臣也公購得初本別本並付諸專家  
精其讐校爰授梓人既告究矣而後乃屬小子寬爲  
辭寬何辭哉第憶寬他日文戰不利時頗肄業于此  
而未窺其奧也學治病而不能則謂身非調元之人  
耳及歷禍亂膺疾痛索治病者而不得則又日望世  
有調元之人而疑其時之未至耳今公誠其人也公  
爲此書誠其時也似公之所以幸寬也而公獨幸寬  
已哉蓋嘗試論之十年反覆之治其道無不出于死  
人公今日和平之治其道無不出于生人道出于死